

續資治通鑑

冊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金大定元年

冬十月詔曰朕履運中微遭

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猶陷于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於陬隅視民幾于草芥赤地千里謂曩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

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 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達勒達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旣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其無援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

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直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汴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

至寶以世隆趙竝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 辛丑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

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諜報敵自正陽渡淮矣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尋戰地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心腹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玠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起復寧遠軍節

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 金主至安豐軍又破蔣

州 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

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

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 乙巳劉錡

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

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

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金

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 右文林郎曹伯

達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知虹縣簿焚金詔不拜

見事

十五年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

命 丙午金人立其東京留守曹國公褻爲皇帝時

金人困於虐政洵欲爲變完顏默音

舊作謀衍今改

詢以

擁立留守衆皆曰是太祖之孫當立於是入府求見
襄纔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卽位丁未改元大定大
赦數前主過惡弑皇太后圖克坦氏殺太宗及宗翰
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殿殺遼豫王宋天
水郡公子孫等數十事以完顏默音爲右副元帥高
忠建爲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爲右監軍 三省樞
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
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
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簽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
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降黃榜曉諭
金主亮率師渡淮是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
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
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金主亮見之問權

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五萬金主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遣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金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疑敵有游騎爲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西京三十萬隨國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駕十萬人奪淮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己酉金主褻以新立饗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三年會尙書省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承應人及官吏闕員金主曰舊人南征者卽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 庚戌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諜報敵兵至北門外二

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捍禦
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辛亥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
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
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
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請日給民兵錢米及借
補首領官資以爲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
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
榮卒不能軍 金人破滁州初金主亮旣渡淮令萬
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
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攻清流關南
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
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金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

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鎗而去盡爲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憂必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爲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

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
 激犒之楚州揚州者汴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沒
 者鑿舟沈之金人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
 民爲水寨以土豪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
 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
 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陰軍 癸丑金人圍廬州
 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突陣
 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
 兵渡淮與金人戰先是錡遣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
 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小勝旣而金
 人悉衆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
 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什
 七八 金主亮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道

獲白兔語李通曰武王白魚之兆也

〔攷異〕金史本紀作白鹿今從李通傳

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爲金人所破倣戚方措置收復金聞南軍且至遂退去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萼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翼日金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

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遶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郤金人三郤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金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之中謂軍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諸神 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卽發泰州

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
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金主
亮入廬州召城外被擄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
歸業人賜銀十兩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
領王俊率官兵義士至盩厔縣遇金人于東洛谷口
破之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
至真州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謨
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侍衛馬軍
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
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部
三百守之撙旣至以本軍將官蘭秉義權知州事存
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左武大夫建康府駐
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于尉子橋死之

先是王權旣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臯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卽其地立廟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俱退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尙書右僕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爲走計倬等猶以爲不然丁巳果得王權敗

歸報中外大震帝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
對于內殿帝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
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臨淮甸此正賢知
馳驚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征
之議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玠封成
國公以明堂恩也 閣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
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
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爲援且濟其軍食琛等復
鄧州 金主襲出東京內府之器物金銀贍軍吏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竝參議軍事 權禮部
侍郎黃中請爲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

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以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于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我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軍民皆奔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屯于揚子橋真州遂破金人得城不入徑自山路攻揚州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